

一名戒毒康复者的“反转人生”

“ □法治报记者 夏天

43 岁的阿远曾是一名吸毒人员。18 年前他因交友不慎染上毒瘾，从此，人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历经 7 年的强戒、复吸、强戒……阿远一度在家人和奉贤区青村镇禁毒办的帮助鼓励下，经营起水产生意，步入生活正轨。但新冠疫情来袭，让阿远再度陷入游手好闲。此时，禁毒工作者的及时帮扶，给就业不顺的阿远一个担任菜场管理员的机会。

如今的阿远，每日精神饱满地行走在摊位之间履职，践行他“将自己还给自己，将自己还给家庭和社会”的人生感悟。

浪子回头,水产生意有声有色

阿远的家中并不富裕，陷入毒品泥潭那些年,他没多少毒资,买不起毒品,过着度日如年、地狱般的生活。“每当毒瘾发作,我的肌肤犹如万般烈火在烧,我的心像有千把尖刀在刺,我的骨头像有蚂蚁在啃。没有工作和经济来源的我只能铤而走险选择了贩毒。”阿远说。但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,最终等着他的也只有牢狱之苦。

从 2004 年第一次吸食毒品开始，阿远一直在复吸、强戒之中反复。“沉浸在毒海的那几年，我对其他事物都提不起兴趣，沉溺其中的我也没有及时警醒，不自己身上找原因，而是怨天尤人、浑然度日。”阿远回忆。

直到 2011 年,阿远从强戒所出来,他的父母陪同他来到禁毒办签订社区康复协议，禁毒办的王主任对阿远苦口婆心地教导与劝诫,阿远才意识到年迈的父母一直因为他每天提心吊胆,以泪洗面。“原来以为所有的后果都是自己承担,其实家人也在分担这份痛苦。”阿远坦言,那一刻他幡然醒悟,下定决心这次一定要戒除毒瘾,让自己的人生重新步入正轨。

在就业援助员的指导下，阿远在钱桥菜场租了一个摊位卖水产。“虽然一开始的生意比较惨淡，但我没有放弃。我没什么技术，只能靠自己的双手，每天天蒙蒙亮就去海湾抓一些野生水产。等到菜场开门，我总是第一个到摊位上的那个。生意不景气的时候，我也会主动到镇上的饭店推销自己的野生水产，有些老板也会帮忙买下。”阿远说。

为了鼓励支持阿远，王主任和社工也会经常光顾他的生意。在他的坚持努力下,有段时间生意还行，虽然谈不上远近闻名，但也有声有色,用阿远的话说,“挣的钱虽不算多,但也足够自己生活,父母也不用再担惊受怕。”

再度“转型”,承担起自己的责任

在阿远生活逐渐走上正轨时，变故悄然而至。2020 年初发生了疫情，菜场关门了，阿远的所有经济来源都断了，生活又再一次陷入了困境。

冲动一跳后,他终于学会安稳“走路”

问题青年,决心戒毒

与陆某的首次见面是在 2017 年初夏，他因为吸食冰毒被公安机关抓获，在行政拘留十日后被责令社区戒毒。他来报到时，很认真地告诉我，自己想清楚了并下了决心，一定要戒毒，他不想去强制隔离戒毒所，失去两年的自由，“我又不是一直玩这个，肯定能戒掉，请在接下来的三年里帮助我、督促我。”其实，类似的话语我并非第一次听到，看着这个头上扎着小辫，身上有着文身的 90 后大男孩，我们约定要少说大话、空话，多看行动和表现。

陆某与父母同住，自小就活泼好动，也爱打架惹事，为此没少挨父亲的打骂。父亲简单粗暴的教育方式没能将他引上正道，反而在陆某青春时期适得其反，为了逃避父亲的棍棒，逃学、彻夜不归成了家常便饭。陆某的父亲想通过控制陆某的零花钱达到让孩子改正的目的，也没能如愿，反而导致陆某更为叛逆。陆某不再问家里要钱，而是在不良朋辈的教唆下，学会了偷盗，还誓要当“古惑仔”那样的人物。生存环境与朋友圈都为陆某涉毒埋下隐患。

当我们谈及毒品时，陆某还很恨恨地说：“要进这个圈子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”起初，陆某看到朋友家里有奇怪的瓶子，但朋友却不肯说瓶子的用处，后来陆某才知道那是“溜冰”的工具。出于好奇，陆某尝试了一下，于是“有了第一次便会有第二次”，陆某也被朋友的圈子接纳了。“他们有专门

□讲述：自强普陀工作站社工 潘虹 整理：法治报记者 徐荔

2012 年底，潘虹成为了一名禁毒社工，她接触过不少药物滥用人员，其中有些人让她印象深刻，他们因为毒品付出了巨大的代价，陆某就是其中之一。

的联系群，进群必须把自己‘溜冰’的实况发布在群里，要不然不让进的。”

陆某涉毒的经历，让我想到四个字：无知无畏。

意外发生,他跳楼了

自建立专业关系后，除了对陆某进行相关法律知识的普及外，我们在就业问题上也达成了共识。作为就业年龄段的青年，正常就业，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对戒毒是有一定的辅助作用的。只是陆某的情况就业有难度，必须从实际情况出发。通过上海市特殊人群就业基地，陆某得到了共享单车兼职停车员的工作，主要负责指定地点四个地铁口共享单车的停放。面试时，陆某在墙上看到一段话“跌倒算什么，我已悔过自新；路在足下，爬起来再前进！”他说，这话说得真好，他会好好工作的。工作前，他还去剃了个平头，以示要“从头开始”。

2017 年的那个夏天，陆某冒着高温酷暑、日晒雨淋，手臂就算晒出了两种颜色也没打退堂鼓，他用行动告诉别人，更是告诉自己更要戒毒，要好好生活。那年 9 月，他告



资料图片

“那时的我总是想着如果自己有一份稳定的工作，而不是卖水产这种饱一顿饿一顿的工作，那该有多好。”阿远想。刚开始他还抱着希望去面试过几份工作，但都以失败告终。慢慢的，希望逐渐破灭，他又开始回到了当初那种游手好闲的日子，就这样浑浑噩噩地过了一年，当初卖水产时存下的积蓄已经所剩无几，曾经的狐朋狗友也开始再次找上门。

“虽然他们都被我坚定地拒之门外，但父母的脸上不可避免地又重现了当初的那种担忧。”阿远说。

就在这时，阿远的帮教社工沈老师带着就业援助员来了。沈老师告诉阿远，禁毒办的王主任一直为他担心,知道阿远的情况后,就和就业援助员商量,着手为阿远物色合适的工作。

因为阿远曾是吸毒人员，不少公司对他是否能胜任工作表示怀疑,但在王主任和就业援助员的极力推荐和担保下,为阿远争取到了菜场管理员面试的机会。在王主任与就业援助员的陪同下,阿远参加了面试并成功获得了这份工作。

“过去的经历让我明白这份工作来之不易，

所以我对这份工作十分的珍惜，也对全心全意帮助我的王主任与就业援助员心怀感激，是他们的不离不弃给予了我新的人生，是他们坚持不懈地在我最黑暗时向我伸出了援助之手，才让我的生活没有陷入深渊。”重新上岗的阿远说。

现在的阿远是一名菜场管理员，他终于拥有一份稳定的工作。他日常对市场商户进行管理，做一些辅助性的工作，“我虽然腰上有伤也还是能够坚持的。每个月不仅有稳定收入，还有 5 天假期，比从前自己摆摊稳定多了。”阿远表示自己很珍惜这份工作，入职前还去市场当了好几天志愿者，提前学习相关工作要求。父母对于他的现状也十分满意。

“人的生命只有一次，它是无价的，也是脆弱的，人不光是我自己的，也是我的家庭的，更是社会的，它承载着亲人、朋友和整个社会赋予你的责任，所以它承受不起任何不负责任的冒险。我也想对所有吸毒者说，这个社会温暖的人太多了，大家都不计回报地帮助你，希望曾和我有一样经历的人也可以远离毒品，早日将自己还给自己，将自己还给家庭和社会。”阿远说。

没勇气重新开始呢?”这些问题,陆某沉默以对。

吸取教训,安稳“走路”

再次见到陆某时，他已经拆了石膏，能小范围活动了。由于骨折严重，陆某的手、脚都打了钢钉。陆某调侃自己，“是个残疾人了，今后不能跑、不能跳，只能老实走路，享受不了飞的感觉了。”他也告诉我，他回想起当时的情景就觉得后怕，还好是三楼，要是十三楼的话，估计自己当场就完蛋了。

经历此事后,陆某有了一些变化,不再是被“推着走”,康复后,他自己积极地找工作。陆某虽然学历低,但口才不错,也善于与人交际，不久就得到了一份手机销售的工作。而陆某的那一跳也让他的父亲意识到了问题，一味的打骂并不能改变儿子,甚至会把他儿子越推越远。希望孩子变好,要用对方法才行。

一切终于稳定地向好的方向发展。2020 年秋天，寓意丰收的季节里，陆某拿到了自己结出的果实：拿到解除社区戒毒通知书。而且不久，考出了驾照，拥有了一辆二手小汽车。这对他人来说寻常不过的收获，对陆某却是人生的一大进阶。

陆某后来和我聊过未来规划，他说虽然表面上看,他和正常人一样没有差别,可是手里的残疾证却提醒着他之前是多么疯狂和愚蠢。在不能跑跳后，他才体会到健康的美好,“以后会小心安稳地走路,珍惜当下所拥有的一切。”陆某说,他知道凡事都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,希望可以在社工的陪伴下，让这一切变得不是那么难。我也希望可以陪他一起做到。